

未被戰火灼傷的人性燈塔：澳門人的抗戰

吳志良



▲遊客在澳門大炮台花園遊覽。

新華社

近代中國在列強鐵蹄與封建桎梏下深陷苦難泥沼，而日本軍國主義的持續侵略，更將民族命運推至深淵邊緣。從甲午戰爭割裂國土，到「二十一條」的貪婪勒索，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強佔東北，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一九三七年盧溝橋的炮火，最終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妄圖將神州大地變為其殖民跳板，滔天罪行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浩劫。

面對亡國滅種的至暗時刻，中華民族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覺醒與力量。「九一八」的烽火成為中國抗戰的起點，也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序幕。「七七事變」後，「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空前團結，匯成救亡洪流，中國由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至關重要的東方主戰場。

在這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決戰中，中華兒女以精神偉力和血肉之軀，築起了不倒長城。以愛國情懷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熔鑄成中華兒女抵抗侵略最鋒利的武器。從楊靖宇的冰天雪地孤軍奮戰，到張自忠「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枯，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的壯烈殉國，「狼牙山五壯士」的縱身一躍，「八百壯士」的四行堅守，無數英烈以錚錚鐵骨與不屈意志，譜寫了氣壯山河的生命絕唱。

在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其堅定的民族立場、卓越的政治遠見與正確的戰略策略，高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不但成為支撐民族希望的核心力量，而且在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相互策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軍隊在民族大義下協力抗敵，眾志成城，奠定全民族以弱抗強、勦力同心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彰顯了中華民族堅不可摧的磅礴偉力。

今天，我們回望澳門那段在歷史夾縫中燃燒的抗戰歲月，重溫這段深藏的壯闊史詩，既是对先輩的深切緬懷，亦是對文明韌性的當代叩問。作為一座未被日軍佔領始終與祖國同頻共振的城市，澳門的抗戰史呈現出獨特的「中立區抵抗」範式——沒有硝煙瀰漫的戰場，卻有生死交織的暗線；沒有震耳欲聾的槍炮，卻有浸潤文明基因的無聲抗爭，充分體現了文化之生命力、文明之軟實力。

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後，澳門人口從十五萬激增至四十五萬，這座僅十一平方公里的半島成為華南最大的「人道主義避風港」。鏡湖醫院在柯麟醫生帶領下，構建起跨越敵佔區的醫療網絡，救治了大量傷員和難民。據鏡湖醫院檔案記載，抗戰期間每月接收傷員逾千人次，高峰單月救治傷員達三千餘人，其中包括東江縱隊戰士和攜帶日軍彈片的傷者。

澳門的「一碗飯運動」更顯悲壯。舞女陳麗娟等普通民眾將積蓄捐獻救國，茶樓侍應、漁民等群體集體參與募捐，形成了全民抗戰的

洪流。四界救災會通過義賣、義演募集資金，僅一九三九年「八一三」獻金活動便籌得國幣近十萬元。葉挺將軍寓所作為中共地下活動據點，與柯麟等人共同策劃支援前線的醫療與情報工作，展現了澳門精英與民眾的協同抗爭。在日軍嚴密監控下，澳門文化人以隱晦方式傳遞抗日精神。中學通過英文課講授《凱撒之死》，借莎士比亞詞隱喻民族氣節；劇社改編《雷雨》，將台詞「三十年前澳門被強佔的痛」與東北淪陷並置，喚起共鳴。這類「文化游擊」策略，既規避了殖民審查，又喚醒了民眾的家國意識。

經濟領域的「柔性抗戰」同樣矚目。福隆新街點心師傅將「毋忘七七」烙刻於杏仁餅上，岐關車路公司貨車載着這些「可食用的宣言」突破封鎖線；中央酒店的「救國翅」拍賣會，一碗魚翅拍出百元高價，所得資金通過地下錢莊匯往延安，將商業行為昇華為民族救贖的智慧，澳門社會最深沉的反抗，蟄伏於市井煙火中。

澳門的抗戰史本質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早期實踐。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合作救治英籍難民，猶太醫生羅森塔爾與葡萄牙神父卡瓦略共同構建跨國醫療網絡；宋慶齡通過澳門轉運的盤尼西林，外包装印有媽祖與聖母合繪像，成為東西方文明合作的象徵。被營救的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將刻有《正氣歌》詩句的懷錶贈予澳門漁民，見證了自由精神超越種族與信仰的共鳴。

站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坐標，我們審視這段特殊抗戰史，勿忘國恥之時，絕非沉溺於悲情敘事。今日港珠澳大橋的車流中，延續着岐關車路貨車的基因；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實驗室裏，傳承着鏡湖醫院「以科技守護生命」的使命。那些曾在聖母像底座傳遞的藥品，如今化作中醫藥國際認證標準的推手；葉挺將軍寓所書房的戰略圖，已昇華為大灣區協同創新的藍圖。

澳門的抗戰記憶不是博物館裏的標本，而是流淌在這座城市血脈中的文明基因——真正的勝利不在於領土是否被佔領，而在於人性是否被征服，文明是否被折斷。願我們共同守護這份記憶，讓澳門這座「未被戰火灼傷的人性燈塔」，永遠照亮人類文明的航程。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國際格局正發生重大變化的當下，我們深知復興之路絕非坦途。唯有銘記這段用鮮血與生命寫就的史詩，弘揚「壓倒一切困難而不為困難所壓倒」的抗戰勇氣，中華民族方能穿越時代的風浪，駛向偉大復興的光輝彼岸，以此告慰所有為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獻出生命的英魂：一個珍視歷史、守護和平、自強不息的民族，前進步伐是不可阻擋的。

七日談

（澳門篇）

也許有汪星(下)



喧嘩人生
香寧

永遠無法忘卻的，是我第一次在山村道的街口見到豬豬的情景，牠剛剛洗完澡，被凱恩牽着散步回家，牠圓滾滾的，又肥又壯，奶油色的絨毛亮閃閃，一雙大大的眼睛，黑眼珠骨碌碌轉動着觀察我，使勁嗅着我的氣息。牠好可愛，好漂亮，好乾淨，好乖！我只記得當時用了一連串形容詞毫不掩飾我對牠的喜愛之情。凱恩則驕傲地說，我們豬豬是靚仔。

最後一次見到豬豬，是在我們家附近的西餐廳，牠腸胃炎看完醫生，瘦了很多。我清晰地記得，女服務員薩潔瑪當時就心疼哭了，「豬豬發生什麼事，瘦了那麼多！」我還記得之後牠開始恢復體重時，凱恩在群裏給我們分享的豬豬照片。牠躺在沙發上，心滿意足的表情。

那晚，凱恩和我們回憶豬豬的往事，她比劃着第一次接豬豬回家時的尺寸，兩隻手剛好能托住小小的牠，小到可以塞進她上班的手提包。「後來牠好肥，我都快抱不動牠了。」凱恩說，「哪怕今晚牠走的時候，我抱着牠，牠還是很重，你們明白嗎，還是很重。」她一度哽咽，我流着淚

攬住牠的肩。「小時候牠沒那麼通人性，越大越懂事，我難過時牠都懂，會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好像在說，沒什麼大不了，能過去。牠這麼懂事，沒有牠以後可怎麼辦？」一直打扮男仔頭的凱恩，卻是個無比感性的女人，說起往事，她懷疑和自責，是不是腸胃炎的治療不徹底；是不是給牠換的糧食不夠好；急性肺炎是不是散步時感染了病菌我沒察覺；是不是牠自己在家吃東西噁水噁到沒留意；如果那天早上沒多睡一會兒，而是發現牠喘氣不舒服立刻送去醫院，會不會能爭取到更多時間……

我們打斷她，這些都是胡思亂想。你已把豬豬養得很好，牠的狗生已是最幸福。不要懷疑，不會有人比你更愛牠，更在乎牠。豬豬走了，可你還要替牠體驗更豐富的生活。家人們、我們這些朋友們，都會陪牠度過這最艱難的日子。

因為寵物，我們看到了太多的人性美與善，也讓我們看到了少數的人性醜與惡。每當看到寵物被虐而殘或亡，憤怒之火無處燃燒。所幸香港的寵物保護法例相對健全，雖不能杜絕虐待動物的個案，但震懾力不弱。借此期待內地的寵物保護法例也與時俱進。願天下毛孩子們，都能在人類的大愛中成長。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尼德蘭地區，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及其家族不僅在一個世紀中引領着尼德蘭畫壇，更對西方美術史影響深遠。儘管他的真跡近三分之一都收藏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但在今天的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仍藏有其多幅代表作。不僅如此，鑒於「勃老」在人生末期常駐布魯塞爾且在此長眠，這座比利時首都仍留有他曾經生活過的痕跡，就如坐落於Rue Haute 132號的這棟由紅磚堆砌的疑似故居。

對歐洲的偏愛是多方面的，有個人留學的因素、有事業和熱愛的原因，但最吸引我的還是「走進歷史」的親歷感。誠然，我國璀璨的古蹟文明無論數量還是歷史均要完勝歐洲，但人文遺跡的保留程度則不可同日而語。就比如，去過數次蘇州的我想探訪「明四家」故居，早已蕩然無存。但和他們同期活躍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當年生活的痕跡依舊可尋。在佛羅倫斯去過但丁和米開朗基羅的故居，在阿姆斯特丹曾先後三次到訪倫勃朗的家，儘管已經物是人非，但那種到巨匠家門兒「沾仙氣兒」的體驗感，很難用隻言片語形容。因此當我得知「勃老」的故居尚存，就必須計劃走一遭了。

老彼得·勃魯蓋爾於一五六三年遷居布魯塞爾，在沙佩勒聖母教堂（Notre-Dame de la Chapelle）與老師彼得·科埃克·凡·阿爾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之女梅肯成婚。一五六九年「勃老」因病早逝，他也在這座教堂中長眠。在拜謁了大師安息之地後，我沿着地圖去尋找其舊居——其實就坐落在數百米外的小巷中。在四百五十餘年前，這便是大師日常生活的舒適區。

「勃老」的三層小樓舊居坐落在一個街角，紅磚砌起的房子和階梯狀向上延伸的屋頂，讓這棟老宅充斥着古樸的韻味。陰霾的天空，更讓建築呈現出厚重的歷史感。上下兩層的窗戶和倫勃朗故居無異，這種可控制光線角度和明暗的裝飾細節不僅反映出尼德蘭地區的家居傳統，也是維米爾畫作的靈感來源。一九二四年，為紀念「勃老」誕辰四百周年之際，比利時政府在正門建築外牆上的窗邊鑲嵌了一塊大理石牌。抬頭望去，這塊與紅磚牆色差明顯、格外醒目的牌匾上面刻着「老彼得·勃魯蓋爾，畫家，1524—1924」。這個立匾之舉似乎給「勃老」的故居蓋棺論定了。然而時至今日，舊居仍未對公眾開放，甚至沒有像其他尼德蘭地區的巨匠如博世（Hieronymus Bosch）、倫

存疑的「勃老」故居

勃朗等將故居改造成博物館的舉措。身為十六世紀本地最偉大的畫家（完全可以去掉之一），面對如此便於營銷的文旅遺址，當地政府為何不將其「變廢為寶」呢？事實上，沒有任何現存的歷史文獻顯示尼德蘭歷史上最偉大畫家之一的「勃老」曾在此居住。由於一六九五年布魯塞爾市政廳曾遭大火被焚，官方的城市紀錄均被燒毀了。二〇一七年，為迎接二〇一九年「勃老」逝世四百五十周年，當地政府提出將老宅修復之後改建為老勃魯蓋爾博物館。然而這個美好的願景並未最終實現，加上他是否真的在此居住的存疑屬性，「勃老」故居博物館的翻修計劃至今仍未擱置。

儘管老彼得·勃魯蓋爾是否真的在此居住過仍無定論，但這棟老宅確和勃魯蓋爾家族有關。勃魯蓋爾的次子、魯本斯的摯友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曾在此居住，而後房產繼承給了他的女兒、魯本斯的教女安娜·勃魯蓋爾（Anna Bruegel）。後者嫁給了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偉大的全能畫家小大衛·特尼爾斯（David Teniers II）。在二人的兒子，也就是老彼得·勃魯蓋爾曾孫大衛·特尼爾斯三世（David Teniers III）的死亡證明中，這棟宅邸被認定是其居所。在一七七一年和一八二〇年先後兩次的銷售文件中，勃魯蓋爾兩家故居還包含了隔壁的一三四號，足見歷經四代的畫家家族在鼎盛時期的優越生活狀態。如今，隔壁的建築從外觀到裝飾顯然有人居住，而這棟勃魯蓋爾兩家繼承四代的「發家之地」卻空無一人。不知未來何時，老宅能迎來全新的使命——向世人展示這個偉大畫家家族對於西方美術史的輝煌貢獻及其影響。

站在「勃氏」舊居前合影留念，心中唯有「物是人非」四個字。但現今，能做到「物是」就已極其難得了，這也是歐洲不可替代的魅力之一。



▲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Rue Haute 132號的老彼得·勃魯蓋爾故居。作者供圖

回鍋肉與鹽煎肉



文化什錦
方曉嵐

川菜源自古代巴蜀，在商周時期萌芽，秦漢時期形成。秦滅巴蜀之後，為重振四川的經濟，朝廷兩次下令移民入川，移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技術，在唐代飲食的蓬勃發展，加上兩宋時期川菜和川廚走出巴蜀，融合了一些魯菜和江浙菜的烹調技巧，川菜開始名聞全國；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帶來了各省及客家的風味；及後約在清朝中葉，辣椒傳入四川，大大釋放了川菜獨特的融和風味，百菜百味的川菜，被評為當時中國四大菜系之一。

回鍋肉與鹽煎肉，是成都平原具代表性的家常菜，在重視濃郁味感的同时，也注重刺激性的辛辣香味，正是具備蜀人「尚滋味、好辛香」的特色。這兩道各有風味的家常菜餚，至今仍流傳於川菜大小堂館。

川菜中最有影響力的一道菜就是回鍋肉，與客家菜中的梅菜扣肉，簡直稱得上是國寶級的百姓家常菜，流行於大江南北和海外，無人不知，百吃不厭。回鍋肉在歷史上有「川菜之王」之稱。回鍋肉在明代叫「油

爆豬」，宋詒的《竹嶼山房雜部》有詳細的介紹：「取熟肉，細切脰，投熱油中爆香。以少醬油、酒澆，加花椒、葱。宜和生竹、筍絲、茭白絲同爆之」。油爆豬的做法也可以做雞和鵝，只是材料不同。清代光緒、宣統年間傅崇矩的《成都通覽》也有回鍋肉的記載，傳說回鍋肉起源於滿人祭祀時的白煮肉，將吃不完的白煮肉回鍋爆炒而成，而清末道光、咸豐年間，正是郫縣豆瓣流行的時候，為在成都出現的回鍋肉，提供了醬香爆



▲回鍋肉。作者供圖

炒的條件，民國時期，回鍋肉被視為川菜的表菜式，風靡全國。

為什麼這道菜叫做回鍋肉，似乎不少人都弄不明白。顧名思義，回鍋的意思就是把豬肉煮兩次，第一次是用水煮豬肉，第二次是爆炒。先用水把豬肉煮至斷生，斷生的意思是八成熟，也就是僅熟，還帶點粉紅的意思，不能完全煮熟或者過熟，否則再炒後瘦肉會柴，不夠脆嫩。僅熟的豬肉切片後，猛火熱油把肉片的油分逼出，這時肉片會微微捲起，四川人叫這肉片做「燈籠窩」，口感脆中帶嫩，遠勝普通的炒肉片，也正是回鍋肉的精髓所在，要看回鍋肉做得正宗不正宗，肉片的燈籠窩形狀就是最好的考核。除了要使肉片脆中帶嫩之外，兩次下鍋的做法，可以先去掉部分油脂，再用猛火逼出餘下油脂，既能吃上甘腴肥美的肉片，但也不會瀉口溢油。回鍋肉的配菜可以用紅椒、蒜薹、包心菜等，紅綠搭配，醬料用的是剁爛的郫縣豆瓣醬。

鹽煎肉也叫做生爆鹽煎肉，選用半肥瘦

的豬腿肉，切片後先用中小火白鑊生煎，再起熱油旺火爆炒，配上青蒜炒而成。味道的靈魂，就是用四川著名的潼川豆豉，加上郫縣豆瓣醬，菜式顏色紅亮，味道稍辣而鮮香，最宜下飯。

此道菜是各師各法，各處鄉村各處味。有四川人說生爆鹽煎肉，應該先爆後煎，也有些人的做法是先煎後爆，白鑊煎出香噴噴的豬油，再落醬料爆炒，保證滿屋生香，加碗白飯，說不出有多滿足。

川菜是中國傳統菜中平民化程度最高的一個菜系，也顯現了副食以豬肉為核心的南方菜餚特徵。回鍋肉和鹽煎肉是典型的家常菜，菜品看起來有點相似，事實上這兩道菜各有特色，回鍋肉是以水煮熟豬肉來爆炒，炒至肉片捲起成「燈籠窩」，而鹽煎肉是以生豬肉爆炒；回鍋肉主要是豆瓣醬的香，而鹽煎肉是豆瓣加豆瓣醬的香。川菜的「鮮」和「香」中，香味最為突出，廚師處理好鮮味和香味，就是代表了川菜的意境和韻味，更是川菜的精華所在。